

萧斌如 著

与文化名人同行



苗子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与名人同行

与名人同行

王康著

上海三联书店·大众文艺出版社



与文化名人同行

萧斌如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文化名人同行 / 萧斌如著. —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2. 7

ISBN 7-5439-2000-X

I. 与… II. 萧…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5233 号

与文化名人同行

萧斌如 著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康路 2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昆山亭林印刷总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5 插页 2 字数 90 000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39-2000-X/G · 509

定 价: 12.00 元



丁聪为作者画像

序 一

贾植芳

萧斌如女士这部《与文化名人同行》，是部记述文苑人事、论文评学的文章结集，从文集的内容和题材说，它是一部具有文献史料价值的个人回忆性随笔集，类乎我国流传已久的私人笔记体著作。它都以记人论文为主，夹叙夹议，自成风格，而它们的成文成书则来自作者的生活职业背景或环境，正如她来信所说：“今年七月是上图（即上海图书馆）建馆五十周年，也是我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五十年，也是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与书结下不解之缘，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也就是我在这座图书馆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但我用心了，努力了，也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图书馆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人是环境的产物与动物，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老萧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接触的除过书，就是读书人，耳濡目染，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书为友以至以读书人为友，这就是现在结集的这部文集成文成书的根由。

1992年春，在上海图书馆建馆四十周年大庆时，作为它的一个老读者，我曾写了一篇祝词，题为《一个老读者的祝贺》的文章，文中说：“我多年来总是对周围的朋友和学生们说，图书馆是我们做人治学的良师益友，是我们读书人在建设自己的学术专业工程过程中的衣食父母。我们在学业上的每一步前进都离不开她的哺育功劳。”而萧斌如女士在青年时代走出学校就业，就落脚在上海图书馆，在此安身立命五十个寒暑。开始时，她或许只是把这里作为一个谋生糊口的职业场所，但正如俗语说的“环境塑造人”，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对自己从事的职业的认识与感受，必然由作为单纯的一种谋生手段而进入到是在从事一种事业的认识境界。五十年

来,她由一名学徒工逐渐进入上图的领导阶层。她先后负责该馆的特藏部与名人手稿馆的领导工作,并能因利趁便地充分利用上图的丰富的图书资源,参与了社会文化界的编辑著述活动,而她所任职的上海图书馆,据我这个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上海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外乡人来说,正如我在1990年初祝贺上图建馆四十周年的贺文中所理解的对上图的认识与评价。

因之,对老萧从踏入社会即进入上图工作的史实,使我不禁想起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李斯列传》中所引述的李斯少年时的一则故事:“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而老萧任职的上海图书馆,正如前文引用的在该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时,我以一个老读者身份在贺词中所描述的:“上海从开埠以来,由于她的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她不但是我国主要的工商业、外贸业和金融业的活动中心,也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出版事业中心,或主要基地。建国以前,上海虽然设有市级的综合图书馆,但还是有一些馆藏厚实的专业性图书馆,如建国初易名为历史文献图书馆的合众图书馆、作为科技图书馆的明复图书馆、作为报刊图书馆的鸿英图书馆、以及原为天主教会的徐家汇藏书楼等等。更主要的是社会的图书资源丰富,经营古今中外图书的新旧书店、书摊栉次鳞比,多不胜数。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图书资源,所以,上海图书馆虽然建馆时间比之北京图书馆以至南京的中央图书馆建馆时间较后,但她的馆藏,相对说来,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屈指可数的,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尤其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类书刊。由于上海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更可以说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我说这些话时,当时上海图书馆的馆址还在南京路国际饭店对面,而随着时世变迁,当我现在执笔为老萧的新书写序时,上图已搬入淮海中路的新建的馆址。它的面貌又焕然一新,从建筑设计、气派以至内

部设施与管理体制、藏书数量都已日趋现代化与国际化。它已是一座与世界图书馆事业接轨的同时又保持中国特色的多功能的大型综合图书馆。正是在这样的工作与生活环境里,随着时世的变化、知识的积累、世事的体验、生活的感受,老萧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以来;从事专业和业余的编写活动,陆续参与或主持了据我所知的下列各类大型文献性的专著的编辑工作,如《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郭沫若专集》(三卷本,与华师大和上海师大合编),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的《散文卷》、《小说卷》等各种文体专著。《柳亚子书信辑录》等这些史料性和文献性的专著,都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文学史专业者提供了第一手原始材料,因为它们从图书馆学者的视角出发,在编辑方针上取有文必录、广征博采的编辑观点,务求能反映历史的整体与全面,保持历史的本来面貌。如大型资料性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1919~1949)》中的《散文卷》和《小说卷》,以年代为顺序,收录了各该年代中出现的有名或无名的作者为自己或友人的作品所写的序跋,其中虽然良莠不一,但它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全貌,这正是一个文献史料学者理应掌握与运用的治学方针与态度。就从我上述的简略的老萧在治学上的成就与方法看,我认为它不但反映了老萧的史识史见与史观,也反映了老萧高尚的人格素质。

眼下这部新著应该是她积年累月收集、整理、鉴别与编辑的众多文献性和史料性的专著的副产品,也可以说是她近半个世纪以来作为一个图书馆学者的治学的总结或纪念。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它们不仅具有文献史料价值,作为文史小品,也很值得阅读与欣赏,并耐人寻味。

应邀为老萧这部新著写序,是两个多月以前的事了,但总是由于杂事干扰以及自己年老力衰、力不从心等诸多原因,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拖了好久才勉力成文,但由于写作时间的拖延,多是心血来潮、信笔写来。从全文来看,写作格调颇不统一,左看右看,不

像一篇落笔严实的序文。因为交稿时间切近,只好匆匆交卷,那就算我与萧斌如女士三十多年来学术与友情交往的一个纪念吧。其中不妥之处,还请老萧与读者诸君为之指正!

是为序。

2002年5月上旬于上海寓所

序 二

杜 宣

上海图书馆新馆的建立，以超前的现代化建筑，科学化管理，舒适的阅览室，和丰富的藏书见称于世。

尤其可贵的，它还经常举办各种学术报告会和座谈会，和各种绘画、书法、雕塑、摄影展览，同时还举办作家的著作收藏展览，还有常设性的作家手稿展览室。它不仅是向全市人民输送各种精神食粮，更宝贵的，还收集作家手稿，通信及藏品，使其不向社会流散。

谈起此事，我们就会立即想到萧斌如同志，她到处穿梭向各地作家征求手稿、通信、藏书和收藏品，沟通作家和图书馆的关系，同时也尽量使图书馆能够满足各家的兴趣和业务上的要求。我就是通过这种关系和萧斌如同志认识的。

我本来对手稿、通信、图书和友人馈赠的一些字画，没有足够重视。我的收藏观念比较淡。这由于前半生生活在极其动荡不安，朝不保夕中所造成。生命的安全都没有保障，对于身外之物，自然无法去想它。过去我从不保留手稿。报刊，出版社索稿时，多半就以手稿交出。十年浩劫后，也有些地方来收集手稿，我也随便交付了一些。

和萧斌如同志交往后，我才重视起来。

萧斌如同志已届退休之年，又身患重疾，本来她可以在家颐养天年，但是由于对图书馆事业的热爱，她像一只蜜蜂一样，到处寻找花粉，衔它来丰富这座文化宝库。所以她不断去找作家征求手稿和藏品来给图书馆增添新的藏品，她这样劳碌，只是为了使一些在后世将成为珍品的文物，不致于在世間流失。

这是对我国文物收集的一大贡献。任何一位作家,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总会收集不少关于他需要的资料,总会和各方人士有通信,总会留下手稿等等,如果他的子女不从事这一类工作,这些宝贵文物就会流失,实在是一大损失。过去这种痛心的事例很多。

萧斌如同志南北各地穿梭向作家征求手稿和藏品,即使作家一生心血不致于流散,又可以丰富图书馆的收藏,使后世的研究者有证可寻。她这本书上所写的,多半是这一类事情的纪实文字。因此这本书有史料价值。

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职位高低,而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工作没有什么平凡和高贵,如在平凡工作中,创造出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那就是高贵。

2002年3月21日

目 录

序一	贾植芳
序二	杜 宣
我与巴金有缘	1
我与世纪老人冰心的一段交往	7
忆夏衍二三事	12
忆顾廷龙先生	18
施蛰存与我的师生情	21
我与贾植芳先生的交往	28
金陵巷内访陈白尘	31
萧乾的上海情结	38
戈宝权的“万卷书斋”	41
“钱封面”艺高情深	45
关山月的面痣	48
女作家赵清阁捐赠记	51
忆出版家赵家璧先生	56
忆范泉先生	59
周而复谈图书馆	62
陶行知手稿征集记	64
听黄苗子谈《小说》	66
丁聪为陶行知的儿歌画插图	68
中秋访沪上名人	70
喜相逢	72
中国文化名人手稿赴新展出记	74
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室”的建立及其发展	76
《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散文卷》编后记	82

致作者书简 86

后记 99

我与巴金有缘

巴金是中国当代文坛巨匠，也是一位蜚声世界的文化名人，更是我最崇敬的一位作家。我刚念初中时，有一天，教国文的老师见我爱看文艺小说，就借我一本巴金的《家》，说这是一部文学名著，你读了一定会喜欢。果然一看就上了瘾，虽然那时对书中情节不能深刻理解，但这个封建大家庭曲折悲惨的故事，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巴金这个名字也同样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了。

1952年一个偶然机会，我很幸运地考取了上海图书馆，从此与书同伴，拜书为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大批文化界名人被打倒，一夜之间都成为“牛鬼蛇神”，连我这样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也作为臭知识分子，在“工宣队”的监督下，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那时的文艺界的一批著名演员、作家也在奉贤一个连队劳动改造。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中午，我们一行人从大地劳动回队吃午饭，在途中，突然有人轻轻地喊了一声，你们看这不是赵丹和舒适吗？因旁有工宣队员，大家都不敢多作声。然而我却远远看到一个矮小老头，身穿一件黑色棉袄，腰上扎着一根稻草绳，我就叫大家看，果然这是“黑老K”巴金呀！他看上去似乎有点冷，缩在墙角落里，这时不知那一个轻轻说了一句“真可怜啊”。我在路上边走边想，不知巴金犯了什么罪？这“黑老K”巴金的印象在我脑海里又加深了。

“文革”后期，图书馆领导任命我负责中国近现代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其中建国前出版的中文图书，我们习惯上称“旧平装”有10万种50万册。20世纪30年代上海是文化出版中心，一大批文

学作品,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的著作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出版的。当时我在整理这批“旧平装”时,可以说我天天要与这些文学大师“见面”。虽然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我却能置身度外尽情享受大师们的著作,从中我得以了解、熟悉他们丰富多采的文学作品。也是从那时起,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万万没有想到,天天与“大师”见面的我,突然有一天要与巴金见面了,这不是梦,而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缘份。

大约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一天,老馆长顾廷龙先生告诉我说,巴金家中有一批外文书要捐赠给上图,嘱我前去了解情况,听听巴金有什么要求。这令人兴奋的喜讯,太出乎我意外,想着快要与我所仰慕崇敬的巴金见面,心情十分激动。记得我走进武康路一条幽静的小道上时,突然莫名其妙地想得很多,巴老会出来接待吗?当我叩开巴老寓所大门时,出来开门的是一位面目清秀的老太太,(后来知道她是巴老的九妹)她很热情地把我引进客厅。这时巴金已站在客厅门前迎候,我急忙上前向巴金握手问好。

巴老 70 开外,已是满头白发,穿着一套蓝卡其中山装,精神矍铄,操着一口四川话对我说:“谢谢你来看我,我有一批外文书,现在已用不上了,想送给上图,不知你们要不要,请你来看看。”巴老亲切谦虚的语气,使我进屋时的紧张心情顿时消失了。巴金介绍说这批文学外文书有英、美、法、德、俄等各类语种,都是他几十年来在各地旧书摊,甚至国外出访时购买的。他反复说现在已用不上了,捐给上图,让它发挥更好作用。巴老的话是很真诚的,听了很感动。在其家人陪同下,我先去看了园子里的汽车库藏书室,当打开库门时只见堆积如山的各种外文书排列在顶天立地的书架上,看了真令人吃惊!后来又上二楼屋内,地上也堆满书籍,巴老卧室、书房外也堆得满满的,还有二楼几间藏书室更是塞得满满的。巴老女儿李小林说,堆在地上的书,爸爸都一本一本过目了,这些书由他亲自看过才放心,因为这些书都是他心爱之物,与它们

相处几十年有感情，一旦要送走，真有点依依不舍啊！看了这批书籍真是大开眼界，我更理解一个老人宽广无比的胸怀，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巴老已将《第四病室》、《李大海》等手稿捐赠给上图，这次他又再次捐赠外文图书，这不仅是对上海图书馆的信任，也是他对文化事业的奉献。

我向巴老告辞时，老人一定要相送，我一再请他留步，可他执意坚持一定要送到大门口。当时他虽行动还方便，可作为一个晚辈，心里实在不安。以后我每次去他家，巴老都如此对待，直到他患病后，两腿行动不便，他还是要家人搀扶下，用缓慢的步子送到客厅门口。这是我多年来一直难以忘却的。后来我告诉一位与巴老相熟的朋友，他说巴老就是这样好客，在他家中没有“三等公民”，来的都是客，他都一直坚持相送的。

巴老第一批捐赠的外文图书有 7000 余册，以后又陆续捐赠共计 1 万余册，几乎每册扉页上都有巴老的英文签名。其中他经常使用和喜爱的书有 1900 年俄文版果戈里《死灵魂》，还有一套被巴金尊称为他的启蒙老师的卢梭的法文版《忏悔录》，扉页上有诗人梁宗岱 1926 年 5 月初为好友邵洵美的亲笔题辞：“洵美由美归国，道经巴黎，以此持赠，并藉以寄我火热的相思于祖国也。”这本书是巴老当年在重庆的一家旧书店里用高价购得的，如今书上又盖上了巴老的藏书章，更显珍贵了。还有一套大开本俄文版《托尔斯泰选集》（10 卷本），这套出版于 1912 年的大书始终被巴金作为最喜爱的书珍藏着。巴老向上海图书馆同志们表示，这些书我已经翻不动了，把它们捐赠给上图，你们不仅要收藏，更要利用。1992 年巴老又将《随想录》部分手稿作了捐赠。

巴老晚年已不出家门，当得知上图新馆即将落成，他高兴地说：新馆离我家很近，我要争取多活几年，到新馆去参观、看书。1997 年 5 月 6 日下午 4 时许，巴老在子女陪同下来到新馆，当小车徐徐进入知识广场，大家怀着崇敬的目光，见巴金从车内出来，坐

上轮椅，马远良馆长上前向他献了鲜花，表示欢迎，并握着巴老的手说：“感谢您对上海图书馆的关心和支持，上海图书馆全体同志和广大读者都会感激您，并永远记住您的名字——巴金。”巴老说：“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应该为我们国家的图书馆作点贡献。”

满头白发的巴老，身穿深灰色的上衣，精神显得有些兴奋。巴老近年来因患病住华东医院，从不外出活动，但他始终关心文化建设，他的内心一直希望能看看上海图书馆新馆全景，如今他如愿了。93 高龄老人，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真不容易啊！李小林等推着巴老进入目录大厅，大厅里放着一台台电脑，吴建中副馆长向巴老介绍，并在一台电脑上操作，一会儿巴老所有的著作在电脑屏上显示出来，巴老看着笑了。轮椅慢慢推着，从一楼到三楼，让巴老一一浏览，最后来到“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巴老刚进门，已有一位工作人员在操作巴老光盘，从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巴老各个时期活动的照片和著作、研究资料等，巴老见了微微地笑了。突然屏幕上出现了柯灵为巴老光盘撰写的《喜见巴金光盘》一文时，巴老又微微地笑了。当我们向他介绍手稿馆陈列的情况，他频频点头，用微弱的声音连连说：“好，好！”

时间过得特别快，参观已有一个小时了，我们见巴老额上已有微汗，不能让他太累了，就请巴老在手稿馆签名簿上签名，他马上伸出颤抖的手尽力握住手中的笔，在签名簿上写下“巴老”二字。巴老离开上图时，李小林告诉我们说巴老还有一批中外画册和部分书籍要赠送上海图书馆，这些书都是巴老亲自选定的。

巴老说：“一个人要想长久活下去，只有把生命奉献给社会、献给人民，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奉献……人生才会开花。”他用行动实践了他为上海图书馆写的题词：“散布知识，散布生命。”

在与巴老多年的交往中，我记忆中还留下一些难忘的小故事。